

國聯小史



上海
廣學會出版
一九三三年

Kathleen E. Innes 原著

國聯小史

上海廣學會出版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初版

國聯小史

每册定價大洋一角

郵費另加

原著者

Kathleen B

譯述者

劉薄

出版者兼

廣上海博物院

印刷者

協興印

▲版權所有▼

THE

書 號

登記號

Printed

上紙出品 47-45

1932

序

自「一九一八」經過之後，「國聯」兩字，已成了我國盡人皆知的名辭了。然而國際聯盟會究竟站在甚麼立場上，成立以來作了些什麼事，並今後我們對牠，可有甚麼希望，這些問題，知道的很少，或許聯想也沒想。

實在，國際聯盟會代表我們人類對於和平努力最後的結晶。多少年來，世界的思想家，倡說和平的理論，政治家探討和平的方案，其最具體的成績，便是「國聯」。自成立以來，牠已逐漸的養成了自身的性格。在不明瞭牠的真諦的人，總以爲牠不過是列強連橫的組織，用以施行霸術的「實際」，國聯日日在發育牠超然的地位。牠的立場是超國家的，牠的眼光是以世界爲對象的；我們深信，假以時日，牠可以變成一個強有力的機關，在國際間主持公道，實現和平。

爲了這個緣故，我們應當對於國際聯盟會的組織和工作，多求了解。說明這些事的著作雖多，而切合實用，簡易明了者，不可多得。今薄玉珍劉美麗二女士採英國殷氏所著國際聯盟會說略一書，譯爲中文，俾益於我國關心和平的人，正不在少。特草數行，以誌欽仰。

陳立廷書於上海

第一章 初期和平運動的成績

本書下幾篇中，我願與讀者，追蹤國際聯盟會的故事。如今許多人，以爲牠的歷史很短，不過是從歐戰後，才有這聯盟會的成立；牠的原意乃是要設法避免將來戰事的發生，並大家聯合起來，在各方面幫助世界的進展。表面上看來這雖是事實，但當時國聯的步趨却不是驟然間的事。先是許多年以來，凡有些看見戰爭所遺的苦痛，以及人們不合作的阻礙的人，便設法使各國聯合起來，并試得大家的同意。目前我們暫且不研究這些計畫，儘先看主前六百年，有一團體確像三個小國聯合會，牠是古希臘國中的各城所組織的，這小國聯的經驗很有興趣，如今且述給你們聽：

從前在希臘的特爾斐城（Delphi），有座富麗堂皇的殿宇。各城的人都到那裏拜神，於是那十二個城便團合起來，大家都担任看守這殿宇與其中

財物的職務。不論是大小各城都派代表參加會議，投票時每城可投兩票。會中的人們，既都爲一目的而聚合，各人便漸漸的覺着會中其他的人，皆是朋友弟兄，所以在他們中間，決不可有戰爭行爲；他們的會名叫近鄰同盟會，會員們應許將彼此的糾紛呈給同盟會解決，而會中每一個人都必須守這誓言：「我們不毀壞近鄰同盟會中任何城池；我們不絕斷同盟會中任何會員城的飲料。」這同盟會解決各城彼此間許多的糾紛，其中多半是關於特爾斐城殿宇的事，不過其他的糾紛，亦歸牠調理。自近鄰同盟會成立以後，有一次兩城覺着彼此非以武力解決不可，會議就先定奪他們當用的武器，必須用那爲害極微的武器方可！

這些城當外面的仇敵進攻時，假設能仍就聯合抵抗，也許他們決不致被亞力山大第一的父親，馬其頓的腓力浦所滅。但這其中有一城，請腓力浦幫他攻打其他的一座城，誰知腓力浦戰勝那城之後，便轉攻這請他的城

將牠打敗之後，他居然佔領了那城。

由此這最早的小國際聯盟，因會員國彼此間的妒嫉，便失去了存在的可能。第二次企圖同盟的事，直到二千多年以後，纔又實現，這就是我們當今所見的。

國聯的存在，雖於當時似乎形消瓦解，而另有一古國，曾遺下關於國際間聯絡的觀念，使得歐洲於那幾百年之中，很受牠的影響。你們知道那時羅馬戰勝世界的大半——連英國羣島，猶太國亦在被征服之下。不論他們到甚麼地方，都使當地的一些民衆入羅馬籍。例如經上提到使徒保羅，雖生爲猶太人——按猶太人很高傲的——却以自己生來是羅馬國民爲榮，而他不但有請求權，並可得羅馬民應有的權利。爲此羅馬帝國中，種族，語言雖各有不同，然民衆之間却有互似之點，使彼此間國際上的束縛得以溶解，而大家逐漸發生聯絡；這種聯合之所以能鞏固，是因羅馬制下，一

律皆用人所共知的羅馬法。此外，他們規定一國教，甚至羅馬帝國分裂之後，中世紀的人，仍承襲萬衆同信，普世同律的觀念。

古羅馬未亡之前，牠的屬國皆成爲基督徒，教會的領袖便是教皇——公認爲一切基督教國家靈性的主管——尤如一國政治上的君主一般，爲的仍就要有統一的法律，統一的宗教；那麼不論是高盧人（法國人），日耳曼人，意大利人於宗教的靈性生活方面，必以至誠至忠對教皇，對於國家必須以忠誠事國皇，因他二人同是上帝差派的代表。換句話說：人雖是渺茫的覺悟，實行力的薄弱，但到底能看出彼此皆是兄弟，并是一位天父的子女，由此促使大家聯合起來向着和平的途徑上走，不但謹守一己國中偏狹的國法，更能遵守廣義的公法。

當時的人常請國皇與教皇，爲國家解決彼此間的糾紛，而他們兩人的權威延長了幾世紀；但終久這制度，也歸於失敗。原來這兩位主領——國

皇，教皇——漸漸彼此猜忌，妒嫉，因此兩方的權威，便日漸薄弱。在他們制下的人民，對於他們不但懷疑，并且問爲甚麼該信教皇叫他們信的與國皇的命令呢，因他二人自己彼此間都不相投；自此他們二人，因爭執已見將自己勢力淡薄之後，亦不能對民人勇毅的問題作何答覆。由此全歐的人民，便發生一種要獨立的氣態，放棄原有的義理。你們讀歷史時，便知羅馬帝國，是因宗教革新，與復古運動而滅亡的。

我將這段小歷史述說出來，使你們知道這種求和平的觀念，四海皆兄弟的見解，普世同律的需要並不是新近發生的。羅馬雖企圖實行這三者，却到底失敗了；其中失敗的原由過多，如今不能一一提出，不過牠的失敗，一則是施行的人們勢力單薄，一則是由於掌權的人，勉強屬下的人遵行而引起屬下的懷疑。

到底這和平主義仍舊是很偉大的，而這種失敗，並不是主義的失敗。

第二章 國聯會議的發起人與牠的夢想

自從羅馬帝國亡後，國際間聯合的可能，似乎是冰消瓦解，因此歐洲隨後便發生國家主義的感覺。雖是如此，而各國中具有深思的人們，仍舊夢想各國能有合作的精神，並且以情理代武力來解決各國彼此的妨礙；同時，這一般各國深思夢想的人們，曾將他們幻想的事逐件記錄了，以致有今日國聯的實現。國聯會議的盟約，是歐戰後，那些簽維爾賽條約的強國所組成的。

爲國聯會的最早計畫者，是位英國人，出身於有名望的貴格會人家，他名叫威廉烹（William Penn），生於一六九三年。他因在戰事時，曾看見很慘酷的事，心裏極受感動，不得不作和平的計劃，他說「除了銅或石作的雕像外，都當對之有惻隱之心」，於是他提倡爲「歐洲目前與將來的和平

「作計畫。他指明說，如若政府總是公正的，那麼可以免除許多戰爭的動機，他也提議使歐洲的帝王們，最好按時如同議院一般的聚合起來『規定公正的法則』，使得彼此間的差異可以解決，凡遇不論任何一國拒絕遵守所定的條件，其他國可迫令其降服。烹氏寫的時候，就先看出這其間必有困難，因不知在國聯的議會中，誰當爲主席，或者誰先入議室，或誰坐首席等等；因這般執政的人們，很講究品職上之『優先權』。爲此，烹氏提出一巧妙的方法，來解決等等困難。他說這些帝王與他們代表的會議室，應當是圓形，四週有幾道門；會議室的檯子也須圓的，而代表們可以輪流作主席。此外，他說既然那些強大的國家，不免會強迫弱小的國家照他們的願望選舉，所以當投票的時候，應當祕密的如同我們議員被舉時投票一樣。烹氏也很坦白的說，不論任何人皆不可對其他投票的人施強迫或賄賂。因爲不論何人既作過一次的弊端，往下的選舉亦必有照舊行賄的可能。

（如今國聯會議中的選舉，皆用祕密投票法。）烹氏立了一條很奇特的法則，不過也許人能看出他的理由，他說：各個代表於每次『議會』時，必須出席，並於每條問題，都加以投票解決。當他的時代，會議中語言問題并不如今日的發生困難，因為凡在這種會議中的人大家都會說臘丁文，但他提議用法文亦可。

烹氏指出於許多公益事上，亦可有促進和平的動作，例如『受教育，慈善事業，工業，』等事，使得民衆的財力有相當的施用，比較用於破毀工作上，確好多了。他將這一切作了一段總束的話說：

『家庭中的父母師長，城市的長官們，執政的帝王如皆能以公正慎重的法則治理各人的屬下，歐洲便可得和平，並於各國之間，亦能維持和平的局勢。』

自從烹氏的和平唱導，至今已有兩百餘年，但我敢信讀者很難尋出他

的話至終有不是至理的地方。

據我想法國人，比其他任何國家，對於建立國際聯盟會議，更覺專心致意。姑不論這句話真確與否，但自十四世紀到十八世紀中事實却是如此；如今的國聯會中有許多事，皆是採取于那時代的。在此我只能提其中的一個人的計畫，日後讀者自己可閱讀其他的趣事。烹氏籌畫的數年中，聖皮耳（Abbé St. Pierre）刷印了一部書，名叫永久和平條約（A Treaty of Perpetual Peace）。書內規定凡是歐洲的基督徒執政者，當將所有的糾紛呈交給一委員會，或評議會，而這委員會必須常開庭，討論并解決國際間一切的糾紛。任何國家皆不得以武力增加國土或範圍。假設某國固執的違反公約，就將他軍備解除，并使牠賠償戰時所有的損失，因戰爭是因他發起。這種制度的施行，完全看各國能否確定誰是誰非，并肯否調遣自己國內的軍隊去懲罰那『犯罪』的國家——以上兩件事是狠可懷疑的，例如在如今的國聯裏

每逢商定一事時總是如此；不過將困難公開的提出來，讓大家討論如何解決的方法，多少總可有濟於事。這也就是初先爲國聯籌計中最有價值的事，而亞貝聖皮耳可說是狠有見識與腳踏實地的人。

另有一位德國哲學家，伊曼紐爾康德氏 (Immanuel Kant)，亦爲謀和平努力，他著作一本書，名叫永久和平的途徑 (Towards Perpetual Peace)。他寫這書的時候，正是法國革命，與德國常有戰事的期間。其中雖有一次休戰，但爲時不久，又開始戰爭。康德氏深信，人們必有一日看出大家同是國民，同是人類，因此不必互相殘殺。他這種觀念，却有四海皆兄弟的意義在內；他并不是由宗教上得這見解，乃是由理智與是非的分辯中而有的。他以爲人總有一日明瞭彼此殘害是如何惡毒的事，并且他至終相信人們也能到以互相爭奪爲糊塗的行爲。此外他深信，世界各自由國家必能聯合成爲一自由聯邦，彼此間不致再有戰爭行爲；不過康德氏也明明看出，世間有

許多事阻礙這聯合的實現。執政的人，往往彼此訂立秘密條約，以致發生戰事。他們不但以武力搜奪地土，也常干預彼此間的事。至於戰爭的時候，他們的行動遺下仇恨，并執迷不悟的不聽智者如何維持和平的勸告。康德氏勸執政的人們，將上述種種的惡行改除。如今我們且看目前的國聯；是否依照康德氏的勸告而行。

在本章的結尾，我還要講一段俄國追求和平的夢想家的事，因他的夢想幾乎成爲事實。

一八九九年——俄皇尼古拉第二（Czar Nicholas II），決意盡他所能的，消除世界間爲戰事的籌備。他以爲大家兢爭着造軍艦，槍炮等事，必有一天要發生慘酷的戰爭；他想若果各國能聚在一處，都同意的減縮他們的海陸軍隊，開一個法院，依法解決國際間的糾紛，那麼眼前可怕的衝突，或可免除。所以在一八九九年，他請各國遣派代表到海牙（Hague）去聚會；

這海牙是座狠好的城池，也是荷蘭國政府機關的樞紐。會議中他們對於關乎國際間的一些難題，皆加以研究，并在海牙組織一仲裁院解決各國呈報的爭論。另於海牙建築一座和平的宮殿，爲各國聚會的場所，而各國對於宮殿裏的設備，皆有所供獻：德國捐鐵門；斯干的那維亞捐作牆的花崗石；英國聯邦供獻花彩玻璃；日本送絲織窗帘；中國贈送美麗的裝飾品；美國送去許多好看的彫像；而造屋的木料，皆是南亞美利加的。一九〇七年，各國又召集了一次會議；正在要召集第三次大會的時候，歐戰便爆發了。這時，一切的和平希望似乎是盡成碎片，而和平宮殿已成爲笑柄了。雖是如此，下一章裏，我還要講到那仲裁院的事，以後也要提起那和平宮殿，牠在歐戰時，雖似乎失去功用，而如今牠却有重大的使命。